

幽怪錄
任氏傳
幽怪錄
錄異記

續幽怪錄
南柯記
杜子春傳
白猿傳

附拾遺·校勘記
續校及補校

才鬼記

下冊



白
猿
傳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白猿傳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師古，陳徹，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，悉平諸洞，深入險阻，紇妻纖白甚美，其部人曰：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？有神善竊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難免，宜謹護之。紇甚疑懼，夜勒兵環其廬，匿婦密室中，謹閉甚固，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。是夕陰風晦黑，至五更寂然，無聞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驚寤者，卽已失妻矣。關扃如故，莫知所出，出門山嶮，咫尺迷悶，不可尋逐，迨明絕無其跡。紇大憤痛，誓不徒還，因辭疾駐其軍，日往四遐，卽深凌嶮以索之。旣逾月，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，得其妻繡履一隻，雖侵雨濡，猶可辨識。紇尤悽悼，求之益堅，選壯士三十人，持兵負糒，巖棲野食，又旬餘，遠所舍約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葱秀迺出，至其下有深溪環之，乃編木以度，絕巖翠竹之間，時見紅綵，聞笑語音，捫蘿引緼而陟其上，則嘉樹列植，間以名花，其下綠蕪豐軟如毯，清迥岑寂，杳然殊境，東向石門，有婦人數十，幘服鮮澤，嬉遊歌笑，出入其中，見人皆慢視遲立，至則問曰：何因來此？紇具以對，相視歎曰：賢妻至此月餘矣，今病在牀，宜遣視之，入其門以木爲屏，中寬闊若堂者三四，壁設牀，悉施錦薦，其妻臥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，紇就視之，迴眸一睇，卽疾揮手令去，諸婦人曰：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，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殺人，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，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，但求美酒兩斛，食犬十頭，麻數十斤，當相與謀殺之，其來必以正午，後慎勿太早，以十日爲期，因促之去。紇亦遽退，遂求醒醪與麻犬如期而往。

婦人曰：彼好酒，往往致醉，醉必驕力，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，一踊皆斷，常紐三幅，則力盡不解。今麻隱帛中，束之度不能矣。遍體皆如鐵，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，此必不能禦兵刃。指其傍一巖曰：此其食廩。當隱於是，靜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，待吾計成，招之即出。如其言，屏氣以俟。日晡，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，若飛徑入洞中，少選有美髯丈夫，長六尺餘，白衣曳杖，擁諸婦人而出，見犬驚視，騰身執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飽。婦人競以玉杯進酒，諧笑甚歡，既飲數斗，則扶之而去。又聞嘻笑之音良久，婦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，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，顧人蹙縮求脫不得，目光如電，競兵之，如中鐵石，刺其臍下，即飲刃血射如注。乃大歎咤曰：此天殺我，豈爾之能然爾？婦已孕，勿殺其子，將逢聖帝，必大其宗。言絕乃死。搜其藏，寶器豐積，珍羞盈品，羅列杯案。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，名香數斛，寶劍一雙，婦人三十輩皆絕色。久者至十年，云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探唯止其身，更無黨類，且盥洗著帽，加白紗被，素羅衣，不知寒暑，遍身白毛長數寸，所居常讀木簡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識。已則置石磴下，晴晝或舞雙劍，環身電飛，光圓若月，其飲食無常，喜啗果栗，尤嗜犬咀而飲其血，日始逾午，即歛然而逝，半晝往返數千里，及晚必歸，此其常也。所須無不立得，夜就諸牀，翫戲一夕皆周，未嘗寢寐，然其狀即猥獍類也。今歲木落之初，忽愴然曰：吾爲山神所訴，將得死罪，亦求護之於衆靈，庶幾可免。前月哉生魄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簡書，悵然若失。曰：吾已千歲而無子，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因顧諸女，汎瀾者久之，且曰：此山峻絕，未嘗有人至，上高而望，絕不見樵者，下多虎狼怪獸，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何耶？紆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，猶有知其家者。

紇妻周歲生一子。厥狀肖焉。後紇爲陳武帝所誅。素與江總善。愛其子聰悟絕人。常留養之。故免於難。及長。果文學善書。知名於時。

紇子歐陽詢。面似猴。長孫無忌嘲之曰。誰於麟閣上。畫此一獼猴。同時因戲作此傳。託江總之名。非實錄也。蓬塘識 識語據龍威秘書本補